

JAPANESE COLLECTION
ASIAN COLLEGE LIBRARY
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CH. 3145/214.81

上蔡縣志卷之十四

里陵楊廷望纂修

藝文志中

詔勅

制

表狀

議

碑

唐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見陸贄文集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泰制落

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

里人靡寧息於茲有年朕其永懷恹若焚灼思得良

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

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

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
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所免憂慮以申光隨蔡等
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使等使餘如故

元勅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制

見文廟舊碑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
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
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
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嗚呼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
之妙祚我皇元王者施行

河南諸府軍馬數多民間供給頻年不修地畝徵輸
 重於他處自今民戶止納原額稅糧荒田聽其開墾
 有司不得科擾違者罷職

明末祖賑條論

河南諸府軍馬數多民間供給頻年不修地畝徵輸
 重於他處自今民戶止納原額稅糧荒田聽其開墾
 有司不得科擾違者罷職

上蔡縣志
 卷之十四
 二

請決壞諸陂除東南水災疏 晉杜預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
并損下田所在潯汗高地皆多堦堦百姓困窮方在
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
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
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
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
爲思慮臣愚謂旣以水爲田當時魚菜螺蚌而洪陂
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堦及荆河州東

界兗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諸陂隨其

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

界之內朝暮野食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

淤之田畝收數種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

年之益也

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

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

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

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相濬之陸水陸失宜放牧

絕植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淤不

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

故因云此種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

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

爲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

見宋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徒運道時下都

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

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渠

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三千

文

百口可謂至少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異直以不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慶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比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滂盆端大為災害臣以為宜發明詔勅刺史

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

其諸魏氏以來遺立及諸因雨夾溢蒲葦馬腸陂

在杜清南之類皆决漚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

之人並一時附功今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

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此

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上須冬間東

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長流地形

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宜

瀉之跡古事以明近夫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

愚意常切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進撰平蔡碑文表

唐韓愈

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收復准西群臣請刻石紀
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
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
任爲愧爲恐經旬涉月不敢持手竊惟自古聖神之
君旣立殊功異德卓越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
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
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
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元鳥長發歸

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
并美其號以爲經列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
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櫻次不得其人文宇曖昧雖
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
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群
姦灑掃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惟西之功尤
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
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
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
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
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
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
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隨表謹錄對
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唯膺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濟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棧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

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
金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
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卽
位以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
衷克剪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贊踊伏
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西雅二篇雖
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
明謹昧死再拜以獻無任兢恩之至臣某誠恐誠懼
死罪死罪謹言

賀收蔡州表

唐劉禹錫

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旣平萬國咸慶伏惟陛下
德超遠古道合上元帥御以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
掃蕩塞垣車書大同方國來貢蕞爾元濟敢懷異心
輒聚匪人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睿感潛通天助
神兵人生勇氣旣擒兇逆爰正刑書伏三紀之通誅
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弔伐而在禮
無違烜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淮水安流漢上
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臣工孰不

欣忭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落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
悃瞻仰宸極倍萬群情

知蔡州謝表

宋歐陽修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
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伏念臣本出孤
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
無施於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誤被選
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
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困屢竄高明敢
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
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

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陛下惻
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
爾疋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
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
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宋歐陽修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
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
瀆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
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
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篋
以早邁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甚
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
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疴

以交攻爰于守毫之初遂夾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
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
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
况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息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
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
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
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
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
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代蔡州謝勅書獎諭表

宋秦觀

伏念臣稟材綿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冒昧藩
宣之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龜勉再葺敢起覬
覩之望憶昨凶年乏食狂盜于誅初鼠竊于村墟俄
賜張于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
郡爲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于山東募
驍兵于隴右尚且遊魂疆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
日思方畧忽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爲稽
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鳥散遂令募

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
鬪既動殲戮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賤
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
仰慙睿化方虞黜責之俱豈謂宸音遠有旌嘉之寵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庶職之
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鈇刀之割亦膺袞字之褒
臣敢不効螢爝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之軀命朝
細報于恩私

代蔡州謝加勳封表

宋秦 觀

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
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
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
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籍曾考我
將之頌頗稽公王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捐季秋
而精享肅群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禮
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勳遽
進真食驟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冒海德包

一 蔡縣志 卷之十四 十四
涵尚記蠶患嘗陪于國論更憐衰晚方守于郡章
異數之併加示純禱之均昇甘泉緬邈難望馬車
塵清郡遠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蔡州進瑞麥圖

勸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于某月日具
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
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
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
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
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
臣待罪郡守日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
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
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誹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
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
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
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
率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

議淮西事宜

唐韓愈

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
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繼循奉所役
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
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
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
已來皆上槽樞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
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
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主師交戰
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
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使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
歸順

一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
事如意卽求休養固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一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
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兵在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
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
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于行刑
一潘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

則必有之至于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
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
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
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
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
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
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
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廻軍討之
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平淮西碑

唐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教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王悉臣道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虞休養生息至於玄宗
 報收功極燧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
 繼繼考以勤以容大愚適去稂莠不蕪相臣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
 聖朝乃考圖數頁日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大
 太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群臣震懼奔走

載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得洛遂定易定致魏博貝彥濶相無不從志皇帝
不可况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募兵四
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臣蔡
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庭久唱聲萬口和附并
一談半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子
者庶其在此子何敢不力况一二臣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節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凡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以汝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在討之曰文通
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鄆岳曰愨汝帥唐鄧隨
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在視師曰度惟汝
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
度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帷近臣其在撫

師曰度汝其征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士
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
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
曰御史于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
其無用樂頌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欄城縣二
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京南入戰降萬三千再
入甲被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
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
月丞相度至師部統弘責戰益急頽亂武合戰益用

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
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
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
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
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
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
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亂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
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

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群臣請
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
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在
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
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
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獨百練怠官事
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
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誰蔡不順自
以爲強提兵門羅欲事故常希命母恩遂起姦鄰陰

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是
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
勅顏道愨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
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洄曲軍士蠢蠢旣
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郟城來降自夏入秋復
屯相整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
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
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
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

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藏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穀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艾而兄奔走借來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

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平淮西碑

唐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驚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

文語

一作告

不論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

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寔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於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

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立宗嘗亦內剪奸邪外清夷狄
 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
 由是讒譖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綿歷於五紀
 肅宗代宗親剪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
 察於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啟昇平以俟後
 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展嚮明考上元之心思祖宗
 之意掃滌區宇光啟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
 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一夜之勤以爲景擒七國
 而漢民安成剪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

可興日者李

一作惠

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

李騎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挺

一作扇

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

地盡室來朝司空宏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

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

觀莫不剝心斷臂繼踵爲忠既而麟見於巴賓之間

河清於鄜衛之際固本根

一作固同本

之貺昭聖祚之符

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接

一作

吳楚密邇輳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

國戈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兒憑阻作孽歲在甲
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濱我后
方弔人省冤墜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
昭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
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
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泉一作淵默以思
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至聖不惑群疑自消
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忠武軍帥李光顏
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劍懸馳才氣雄武

魏博河陽郟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

河陽軍帥烏重胤常從史內誅一作邪謀外阻兵

誠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

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官

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二千時集泗曲

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

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

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

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乘五關之隘

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探有謀山南東道荆
州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纒
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群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
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
為諸道行營都統指縱發號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
節而寒暑再羅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
謙肅將天威懸白日子千里推赤心于萬人由是於
上蔡以剪其翼拔郢城以扼其吭光顏重胤公武
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及丞相之

也群帥之志氣愈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
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隨帥李愬
新總傷痍之軍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
威未嘗矍視相鷲鳥之勢不使露形是以收文叛柵
而降吳秀琳下典橋擒李祐果敢多畧眾以留之或
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
投之親兵祐感慨之心出於九死縱橫之計果効六
河粵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
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

以爲鄉導自領中權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
遣其將田進成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雲郊晦冥
可墮指一夕卷旆迄晨斬關鋪敦淮墳仍執醜虜
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驅
綿竹用奇制勝與古爲儔四紀通誅一朝蕩定撫宗
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帝命策勳進引爲侍中光
顏重膺竝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
散騎常侍節制郿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
散騎常侍掩骼埋骸除取者罪躋群生於壽域還此

戶於西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濱蒸人生殖俾擇
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
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
而百辟僉謀群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
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縉紳之士暨侯服之臣上獻
鴻名式昭徽冊然後光輝千古聲名百鑿詔命掌文
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闕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
觀劍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天有肅殺萬物以成

雷風為令霜雪為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
粗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勸德
容身害馬農去蠹賊苟非戎功孰靜穽慈明明我后
尊真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野食再安中寓
靈剪芟漠旋泉蜀虜丹徒鏃淅白門縛布服茲四罪
豈勞一旅淮夷枯亂四十餘年長蛇未剪環境巖然
遂于孽章逆志滔天機柔匪及告諭罔後帝念生人
力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齊壇命信靈旗指越
表靈惟揚妖氛未滅集于河曲決戰摧兇豹備臨晉

合以長計絕其飛走布穴弋妖弄城獲醜商不易歸
最數此... 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祥即賞不踰時
畫社啟封珪組陸離泊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
作戒淮夷

上蔡縣勅賜愍節祠碑

明李夢陽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

德六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

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

祿寺少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

營墓樹石表闕備矣曰其以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

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

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

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在縣省謁祠歲久頽圯

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人
初闔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煽眾起
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
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
素習武風知兵乃增埤濬隍繕甲實廩申令嚴約慎選
謹謀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
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衝屋後賊至汝登
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
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徇於師曰

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
而經不死眷諸心奉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
怒髮上指羣賊駭顧失色氣爲之惛將釋而用之侯
不屈以刃挿諸口脅之侯奮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
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
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光於節節莫貴
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
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

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
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
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邑雖
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
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陣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
死是謂弗義職守不死謂弗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
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
謂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死也孟子所謂
守之効死而勿去魯子所當守正而變者

自教之衰也民見利而不見義於是乎不忠不孝則
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耻矣無耻則不勇於
是覲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鯨威而鼠竄偷
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
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於乎上
蔡無慙四公矣然夫婦偕死義激之然與抑刑于寡
妻者素耶侯名思宇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
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
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

茂山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
丁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
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二十二日死年三十並返
荆軻山而葬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閭咸
足報在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
愍節云贊曰哲人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
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爲秋霜皎爲日星生爲俊
豪死爲神靈惟是貪夫有覲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莽
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

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岳惟毛惟岳我自爲
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侯萬夫之特懷武曜
交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衆我衆如
蟻孰曰彼強視如狗豕孰曰頸可斷不斷者心騰氣爲
虹奔雷爲音怒爲之颺憤爲之露上帝是訴羣虎竟
淪夫死於君妻死於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
與錫贈蕃優血食茲土有血其字輪黍是承清酒肥
芳威儀嚴嚴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旗大纛夕風冷
冷若色若笑穢妖戡厲我張攸保

本下青里

勅贈光祿寺少卿霍公祠碑 明李選學

正德六年辛未大盜起畿甸聚群嘯醜奔突至河南
知數萬人攻城破郡橫肆屠戮鬼燐宵寒人煙盡絕
司土之臣咸狼顧鼠竄以全軀保妻子者比比皆是
求能殉國愛民堅志不劬卒以死保完忠節者惟上
蔡霍公其人焉始侯蒞任值政隙民敝之餘侯振刷
一新百務修舉甫數月聞賊煽禍卽募兵講武爲捍
禦之計又徧禱諸神與士民誓曰寇至當協力衛護
一邑生靈脫或不濟吾必以城郭爲邱墓十一月二

十三日賊果擁衆萬餘來攻城鋒刃蝟集鼓譟動地
居人皆失魄分必死侯奮怒亟躬操矢石率吏民登
城戰守嚴號令有退縮者即斃耳以殉踰一晝夜力
竭城陷被賊執脅以服從且稱王侯矚目大罵曰吾
以名進士爲朝廷臣子豈汝狗彘敢辱汝爲賊耳王
號誰封汝耶吾恨不能磔汝肉萬段誰將呼汝哉盤
足而坐喫罵不絕口次日賊復屢威迫益憤詈不屈
賊慚恚縛至南郭門殺之解裂其屍爲人劉氏
初聞侯被執恐辱逮已先自縊死上嘉悼

先祿寺少卿遣有司祭葬錄擢其二子又詔給官祭
監坊牌於宅里仍建祠於蔡以祀侯恩至渥也適山
西洪洞許君國禎由正德辛未進士代侯宰是邑奉
命倡義率官僚及群庶資助以勸工趨事不數月告
成以子蔡人俾爲記昔有唐中葉安史背叛當時官
臣若張巡之死睢陽顏杲卿之罵祿山乃忠烈之最
顯者事載青史照耀古今以侯質之蓋有兼乎張之
死顏之罵英風義氣真足以媲美二公於千百載之
遠猶有生氣也何其偉哉侯死矣國典褒榮波及苗

喬所以慰乎侯者既無不至而侯報國之心亦必有
欲爲張睢陽所謂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者然則前賊
之平未必非侯之靈也今蔡人歲時祭奠如事生然
侯又豈能忘乎蔡也哉掃泮延禧以福吾人尤將有
慈祥豈弟作民父母之念於陰佑默相之中矣祠在
縣治東隅規制崇麗丹青炳灼誠足以表德昭賢爲
天下後世忠臣義士勸是觀之也美豈不有禱於風
化也哉侯名恩字天錫世廬道謀茂山衛登弘治壬
戌進士嘗宰淮安之山陽出西之安邑所至有善政

不取書子既記侯之事復作歌遺蔡人俾備以祀

而并刻之歌不載

上蔡劉侯去思碑

陽何濬

劉侯以嘉靖乙丑秋令上蔡無何績尤著明年丙寅
冬天子以上蔡令治有異等詔收桐城令蔡人擬赴
闕留會侯丁其大父艱以歸蔡人不果留則相與謀
紀德存愛焉而徵何子文樹之碑嗟乎侯治蔡未再
稔乃能使其父老士民繫思若此卽古循良何多讓
哉曷多讓哉侯名伯生字寓愛湖廣德安人登乙丑
進士其年授上蔡令上蔡當中州南頗稱樂土自順
治益煩苛休養生息衰矣又地四衝無關梁故盜時

時警侯至盡罷諸費役浮冗者歲省千餘金誠百姓各安生產作業正賦外一不煩民每受訟牒卽令投牒者召與俱來無不立剖決以去其有獄須判者吏第受成案莫敢越廨外人一語諸徒隸毋得擅之雜擾吾民自是田野閭犬不夜吠民不見吏矣而又嚴保甲工捕詰擒什巨寇月以十數奸人去入他境盜賊益少侯乃頒示條教禁博徒逐娼優令民趨孝悌力田暇卽進學官弟子剖析疑義月再課之諸生中貧不能存婚喪不能舉醫藥奉養缺者率捐俸佐之

上蔡劉侯去思碑

劉侯去思碑

劉侯以嘉靖乙丑秋令上蔡無何績大著明年丙子冬天子以上蔡令治有異等詔改桐城令蔡人擬赴闕留會侯丁其大父艱以歸蔡人不果留則相與謀紀德存愛焉而徵何子文樹之碑嗟乎侯治蔡未而稔乃能使其父老士民繫思若此卽古循良何多讓哉曷多讓哉侯名伯生字寓愛湖廣德安人登乙丑進士其年授上蔡令上蔡當中州南頗稱樂土自順治益煩苛休養生息衰矣又地四衝無關梁故盜時

時警侯至盡罷諸費役淨冗者歲省千餘金誠百姓
各安生產作業正賦外一不煩民每受訟牒卽令投
牒者召與俱來無不立剖決以去其有獄須判者吏
第受成家莫敢越廨外人一語諸徒隸毋得擅之鄉
擾吾民自是田野闢久不夜吠民不見吏矣而又嚴
保甲工捕諸擒什巨寇月以十數奸人去入他境盜
賊益少侯乃頒示條教禁博徒逐娼優令民趨孝悌
力田暇卽進學官弟子剖析疑義月再課之諸生中
貧不能存婚喪不能舉醫藥奉養缺者率捐俸佐之

創置學田百二十餘畝及舉國場廬以廣諸生業
生徒益勃勃然有興焉語在叅政熊公勉學記也
冷應山傅公鳳翔築邑城號閔壯矣顧未有隄侯如
鳩工浚治通流深廣四門增建石坊浮橋城之險固
益倍邑北四十里地連西華商水并下多水潦漂沒
輒數十里侯乃條上其狀約三邑各以時修厥隄防
由是蕩析之民轉而耕作侍御馮公善爲紀其事傳
焉境內村聚錯列罕門垣之限以故盜出入不禁侯
皆令厚築周垣增設抱關民帖帖若城市居矣他至

學校公署祠宇咸葺一新然幣無費全民不知役也
 侯既饒治事才又善聽斷邑有兄殺其弟誣鄰民告
 獄久不決侯一訊欵服桐栢有諸生註疑獄者歷三
 侯承委在勘即得情實讞之民以是在在歌頌稱神
 君云侯自家食時以孝廉著聞及居官自奉儉甚歲
 丙寅饑侯大父自德安餉之米其持廉若此而臨民
 則先教化而後誅罰此其隱心篤行惻惻感動將有
 不言而民從者矧治理豈復章章如是誠與才合者
 何子曰余歷覽周漢以來循吏所居民官所

心屬戀有千百年之思焉令假以久任歷
 政之教其行能可勝道乎其行能可勝道乎子既列
 侯行事并嘉蔡之民風篤厚若斯也乃采父老意系
 以詩曰皇軫民極分土樹屏仰俾列宿出宰專城敷
 宜詔令育拊黔蒸匪爵是畀重者廉平侯承帝命牧
 蔡之朝經術爰飭吏事允精俯詢民瘼上闡國經儉
 勤慈惠帥先以身煩苛是濼更蘇是輕勸相勞來先
 教發刑端卹孝讓樹畜養耕市野靡然景附以誠衣

宜滋蘆穀稼衍登美化乃漸行豈事典雉馴於野戶
弗夜屬微剖疑判訟簡詞清良吏俊育於息絜鳴咸
曰父母亦既神明載歌載飽熙哉樂生德馨發劇而
茶是丁後休庶微今藉曷承靡瞻伊茲孔迺奚憑
駒莫繁甘棠在榮著臺有被淮流永清億萬斯禎
此頌

重建先賢蔡子祠碑

袁廣尊

蔡之華陂鎮有先賢蔡子墓枕鴻隙湖湖水泛濫
不可制浸淪歷久墓竟湮沒不復見而親民者大都
碌碌庸吏因循廢弛自簿書會計外凡地方之山川
形勝事蹟賢豪絕不過而一問焉噫此所以湮沒無
聞而不得與古之賢人君子並傳於世也康熙庚午
邑令楊君廷望與蔡之父老濟渠洩水首求先賢遺
蹟未幾水道通而墓亦巋然出焉復慨然捐俸爲之
馬鬣加封創新祠宇一時飢稜碧瓦輪焉奐焉因擇

其後之俊秀上詣 督學俾紹箕裘歲時駿奔無缺
若乃請余記其類求以碧豐碑余曰賢者之相得
豈偶然哉夫賢如漆雕子生既聞於時後又傳於後
而千百世下何以必待楊君而休風遺蹟始復表見
焉則是前賢之有賴於後賢者固非偶然也假令漆
雕子之賢不足見信於孔子而後之守茲土者終不
能如楊君之賢卽無鴻隙粉亦俱湮沒無聞與碌碌
庸吏等耳是知漆雕子之於楊君雖千百世下自有
不相期而相得者在其意中也余不敏不能揚休古

道亦何足爲先賢重而特以楊君之賢若不亟爲表
正之將何以風吏治而興起後人耶因不辭固陋而
爲之記漆雕子名開字子若上蔡人爲孔子高弟生
平習尙書志不樂仕唐封平輿侯舊祠存荒郊今剝
落不可葺楊君卽於華陂鎮市地鼎新之與其墓巨
咫尺許後之過其墓登其祠瞻拜徘徊之下吾知楊
君之賢必與漆雕子並傳而繼揚君而至者亦必
爲之興起云

重建尼廟碑

楊廷聖

蔡治之東六十里有尼廟焉相傳爲吾

孔子尼於陳蔡之間後之人因其地而創爲廟者

其地北去陳州百餘里西距蔡城六十里名爲蔡

者近是廟之建也不知始自何時書缺有間矣明時

間有起而修之者顧屢經兵火之後棟宇軒楹歲久

傾圮春秋享祀亦罕有親臨之者余甫下車卽躬造

其地瞻顧廟中肅拜宇下因徘徊不能去者久之

生當右文之世

道之遺吾道匪耶人心已見斯文未喪天意可知

則斯地也當時則見沒則榮焉固聖道顯晦之一大

機也豈其在闕里者可以察衣冠尊瞻視而車轍馬

跡之所淹爾竟可漫焉委諸濞莽中哉然則尼廟之

修謂以此弔其不幸而遭於尼也吾道其窮也則修

之不可已也抑其幸而出於尼也吾道益顯也則

修之又曷可已也爰於禮之餘卜地於蔡溝鎮之

中經營而相度之基址幾何廣堂構幾何深用材幾

何役夫幾人迺立重門壯麗其觀建正寢尊崇其

制且建尊經閣居其旁文昌閣列其左崇經學重文
 教也又廣置旁屋若干盛價售附廟之地一頃許刊
 其四止於禪陰令禪者守之凡皆舍其舊而新是圖
 計其久而不謀其暫也是雖未必有禪聖人之高深
 但幸際休明居是邦也不使聖跡賢踪貽固陋無文
 之誚以無負

聖世崇儒重道之意為則幾矣

建伏羲廟碑

楊廷望

於之東舊有著臺廟相傳為太昊伏羲氏畫

所也廟何助乎意者唐虞三代之舊自漢唐迄今累

劫勒建而修之者乎地廣二十五頃世隸諸廟中用

修祀也蓋以太昊都陳州蔡與陳鄰壤也蔡出曰

龜地生著草伏羲氏作取而筮之以畫八卦之變故

名曰著臺史遷所謂百索養生上有青雲覆之下有

靈龜守焉者非此地也耶夫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於

以鈞深索隱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苟無著

則無易無易則天道弗顯於上人事弗明於下爾儀
 變化之理終古或變於息惟伏羲之德如是至今
 存而臺存神龜之靈用以顯白於世噫嘻其產靈歟
 其地重其地重故其廟亦與俱永也故事守此土者
 遇春秋二仲之次戊親往祭其廟延聖於兩賓神春
 值祀廟時道出城東寓目四顧見蛟龍拔與榜檣
 積迢迢自嵩少而來北枕汴京良嶽聳其後南望
 羅商國諸峰隱隱在指掌間西則嶺嶺諸山列
 降東則洪蔡兩河合淮汝諸水滙為巨浸古所謂

天市一垣者故其產靈其地重歟父老避而人
 宿而拜登其堂訝焉瞻其崖更駭焉非復向所
 草衣卉服筮著畫卦之伏羲氏也儼然螺髻禰祖
 頂方袍之釋迦氏矣余亟詰之曰斯何地也而有彼
 佛也父老告余曰明季亂後有僧寓此因以佛易帝
 像所謂帝像者在寺傍小廟耳余因進諸父老而曉
 之曰甚哉世人之惑溺於佛而不識此聖帝之所由
 也此伏羲氏者乃開天之祖立人之宗其廟固歷代
 帝王鼎建以奉神靈者也左右之地又歷代帝王錫

上蔡縣志 卷之十一
之廟中以供祭祀者也其地二十五頃瞻護著靈明
初命禮臣再爲經理之四止尙載明楊墳碑中亦惟
是此地之鍾靈萃秀以崇禮神聖而慎重神之佛何
與之有乃舍神聖之尊而輒易佛氏之像崇信其法
以求所爲福田利益舉國不知其非學士莫指其失
余竊嘆其傳笑四方爲惑甚矣於是請父老莊然與
其所懷來夫厥所以進哨然並稱曰允哉新論此節
人所未知也百姓雖愚聞此敢復迷乎靈命至遷其
像於定方之僧舍恭送太昊伏羲氏之像而中

先以菟剝除其不祥旋以丹雘飾其不潔乃復設壇
與拜祝燎瘞於其下而告成禮焉因訪其著臺巍然
於蔡溝之北先天卦臺在其左後天卦臺在其右
叢生其間而英英表異者著也俯瞻蔡河洋洋而東
注者元龜之所效靈而顯異者也嗚呼以若此神靈
之地而令彼佛者寔偏處此日漸月染恬不爲恠余
之撤其像遷其居尊聖帝之遺以祀之其亦庶乎其
可也余又念焉佛像雖除而廟貌勿新非所以示尊
崇垂永久也嗚茲敗宇頽垣棟欲折而僅支棖將崩

而莫續苟不爲重建而鼎新之烏乎可遂請於郡伯
何公併汝屬州縣諸公共勦厥事中建正殿玉楹前
後配殿左右兩廡門構二層併建三皇閣經營凡閱
五載乃告成功今年秋祀再謁入其中第見金碧輝
映儼然如在壯麗崇宏森然燦列恍若有神呵護之
者夫而後其不虛此闢邪崇正之一念也夫遂勒之
貞珉併書諸同志之台諱於碑陰而爲之銘曰
維帝太昊屯蒙肇開畫卦於蔡建都於陳著草擬
龜龜兆靈惟茲土壤乃繁斯馨惟茲廟貌再整

魁星樓文昌宮并三皇閣碑

楊

魁星文昌世俗相傳以爲科名之宰故業
者類皆崇奉不敢懈怠而又以魁光貴乎剛居之
也宜樓文星欲其入垣居之也宜宮天下郡縣多附
於文廟之左右以時其祭祀而究非一定不可易之
制也粵自太昊伏羲氏畫卦於蔡爲千古文宇之始
厥後名賢迭興大儒踵接文教之盛幾與鄒魯爭衡
迨有明末造流寇縱橫頻加蹂躪斯文遺澤淪於草
莽者越五十餘年其間高第巍科

遂成絕響豈人事適逢百六之運耶抑陰陽向背地
宜有未盡善也廷望自丙寅春來宰蔡邑見夫黌宮
傾圮教化陵遲先代之餘韻流風無有存者慨然思
所以振作之數年間鼎新學宮明禮備樂而又創
書院慎擇師傅以教育其弟子月有課季有試
雖不材未嘗敢遺餘力似宜人文蔚起炳煥後先乃
比來登賢書者寂然何也意者魁星文昌之神未有
祀所耶或者又謂城之東南隅屬巽其位宜高而蔡
獨空缺卑下夫是以不利於士于此爲青島家言固

聖賢所不屑道然公劉之遷商文公之徙魯

原嶽山京之間詳審備至則相度建置亦古人

不廢也於是詢謀僉同遂建魁星樓於城東南隅

登鳥華聳飛聳然文筆一峰矣樓之下價買張永寧

地基建文昌宮宮之後又創三皇閣以祀伏羲及神

農黃帝三聖人召致羽士以司灑掃啟閉開墜是地

四項有零以供香火無缺其坐落四止刻碑陰夫爾

發數十里之內見燈火之熒煌恍若青藜之照而晨

夕鐘磬之聳達於瑩窻雪案間有不聞之興起日益

加勵以仰副神靈之默佑者乎則將來之篤生備人
 備教皇敬聞揚聖道廷望預為蔡都人士期之矣
 後也始事於己巳之春告成於辛未之冬蓋其事者
 則蔡尉呂筠文學張端李文也遂為之銘曰
 六星在天斗魁為正為文昌宮位臨乎爽流光四照
 文章司命大爾科名孰敢不敬三皇承之教養行慶
 於萬斯年景福遐映俎豆馨香永言無竟

經書疑論大義序

明張廷登

蔡虛齋先生作蒙引自叙云嘗三年不作課無一
 不看書予幼服膺斯語每舉以詔後學而未之信蓋
 近日學人嗜捷徑而厭精詳慧者取坊間時執日事
 拈弄領新拔異便已得雋其墨守俗師之說童習白
 翁轉相傳授浸淫蔽錮尤屬誤人先儒有言吾人看
 書須從有疑看到無疑無疑看到有疑細心研究辨
 晰毫芒不泥訓詁不落荒唐事求實際理求真脉直
 舉聖賢當日立言之意咨之于我今日誦讀之意方

是善看方是善疑林次唯先生存疑一書與蒙引互相發明正在疑字上下手記云善學者使人繼其志故曰君子引而不發非疑必發之無餘書盡糟粕何從得聖賢之志而繼之矣青霞宋君吾東名士也學問淵源治蔡之暇啟迪蔡士因著爲四書疑論一書凡六卷將付剞劂先繕寫寄余且屬之序余讀之見其識見該博指趨易簡其心得處往往一二語點破使人自尋故命曰疑論大抵其說多主考亭而不必異同于蔡林兩家洵可謂正學羽翼獨蔡士之嚆

哉昔孔門弟子顏曾而下獨漆雕氏能見大意然其言論不若端木由夏多可表見吾斯之未能信一語便爲夫子之所悅夫未信則疑之謂也疑何可悅此其中下一字註脚不得疑之義大矣史記列爲蔡人余昔居蔡建專祠祀之手自爲記欲與蔡士講學其中發明信斯之旨而粗率尚存有志未逮今宋君茲刻能得我心子不云乎疑問請介數言以問宋君并質之蔡士

四書疑論大義

明莫懋中

制舉之文至今日如鮮花新月以爲非昨則魄莖依
然以爲猶昔則光艷迴殊然文字之神之色之意之
語造奇領異曲盡其妙者或與之所會偶抒一得或
適拈一題窮力而至悟神聖之隻字擅詞林之寸美
易易耳不則詔採輯之徒勤拾前人之餘唾併手胝
掌累牘聯篇以希貌聖賢襲青紫隨據隨腐祇堪營
誦之覆者又比比也又不則耽厭常之癖投喜新之
好助書賈而工鑿斷離經畔正以爲異援佛借老以

爲高甚有一章之旨忽彼忽此一句之義倏引倏推
又甚有偏執私見之偶及不顧衆心之所安生吞活
剖信心作解以誣後人詩書無口寧不含冤有味乎
言政害事之言也余少時讀坊間說書輒頭岑岑不
下咽迨今去括帖日久然往往從兒輩案頭偶及之
天都駁禳不異往時每懸憶聖賢之言無字不圓無
語不活文字中不無鮮新異常之解足令千年陳語
更有生氣者然連括數題輒有至有不至焉必非是
一獨無一種鮮新異常之語也心靈有及有不反焉

安得靈心妙腕將聖賢之語橫推直舉如倦露明
珠隨映皆圓一一悉有鮮新異常之彩以發之非具
大慧力不能作此一種妙論以嘉惠後學于無窮也
往辛酉春余家居每聆青翁宋侯語無不快然如坐
松風水月間爽豁特甚常懇侯不惜齒頰爲諸生惠
以未聞侯苦政冗延鄉之崔肖峯先生與諸生談諸
生領畧無不果然然侯間一更端畢竟一粒僊丹瓦
礫輒金火候微有不同是以諸生於一語半塵無不
札記久之幾成帙然書義之未遍者政復不少諸生

中有立雪願深者長跼而請曰小子輩迺今如生聞
聖賢語惜未能遍願從彈琴之暇領畧緒論以補之
侯曰有成帙在懼不克聞之大方耳果嗜之乎因發
笥授之則無一字不圓無一語不活無一字一句經
人曾言又無一字一句背經傳之旨總之如春花帶
露生意堪把秋月凝光清輝可掬舉文字中一題一
義窮工極巧而爲之者合四書中任拈一語無處不
然鮮新靈異之氣隱隱躍躍摸索不窮諸生謀而梓
之不日成工以一帙問言於余余任沅我侯之論而

未知其涯涘也觀茲刻直如經武陵洞口僊葩爛爛
又如萬頃琉璃波光蕩漾令人神色驚喜莫定學者
讀之雖有測淺測深之不同又直如名花皓月或愛
其形或愛其色或愛其神然無不因之而有勃勃之
興躍躍之思也者是刻也寧獨蔡人士是爲卽海內
人士知無不洞心悅性爲聖賢吐生氣矣蔡雖褊小
當年著龜之靈光發於此至今吉雲瑞露靄靄不絕
茲刻之成殆有與之合符者乎千秋萬歲後棠蔭蔽
芾之外當更有一段靈異之愛寄思無窮者其在斯

與侯尚有四書直言更醒初學及葩經解累千萬言
上自註疏大全百家之說以至稗官九流之書無不
備考詳明蔡人士亦得而讀之然苦浩瀚不能付之
梨棗以俟異日自有纒幣而懇之者余且於是而知
我侯政教之善之有自也侯諱景雲字祥徵北海之
薄姑人登已未進士若夫登梓之詳則有紀事之刻
在

上蔡先生語錄序

明汪正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發明於孔曾思孟之四書六經
四書之外無書矣歷世諸子百家雖各倡爲之言卒
不免支離駁雜牽合鑿碎適足以病道豈直貽六經
四書之累乎哉至宋大儒周程者出接夫孟氏之傳
得六經四書之旨而性理之學復明其遺書語錄粹
行天下與六經四書家傳人誦維時有若上蔡謝先
生與楊龜山游廣平輩同學於二程夫子之門先生
篤志力行在游楊中尤爲超越故論語有說隨語有

錄論語說已行於世獨語錄未傳晦菴朱文公嘗編
求之有得乃正其訛舛彙爲三卷自書於後者可考
也夫文公有求於言爲言之載道也先生何得於斯
言哉良以得於二程靜坐之教而主敬焉耳故先生
語敬是惺惺法卽心之惺惺可見先生之所從事得
古聖賢之心學著之言者六經四書之理致一布帛
菽粟切於人之日用而不厭焉者其爲語錄與周程
張朱者均之有補於六經四書之外例警之也正生
平知有先生語錄求之三十年於茲今春仲始得
友王叙之所受於月湖楊公方靈抄本間亦字有差
漏叙之稍加訂正取先儒辯論增入之以便觀閣正
以書舉板本無行虞四方人士之所思卽正蚤歲之
所求也遂出俸易木募工刻於南都京畿道臧思其
居之軒

重刻上蔡語錄序

明許河

太極肇而陰陽之理分八卦畫而乾坤之秘洩道果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則言之繁者道之漓也文之著者道之晦也聖賢亦何樂於是哉六經四書之作固已出於聖賢不獲已之心自是之外奚容以多喙乎嗚呼靈鳳隱而大道衰瑞麟獲而微言絕煨燼於秦糟粕於漢刑名術數佛老彘狄於魏晉隋唐擅專門之業者自開別牖挾管窺之見者各騁迷途玉耀金聲証聾瞽之耳目風馳

雲委鼓世俗之奔趨蓋龍亡虎逝而孽狐爲之雄山
摧嶽仆而培塿爲之大又况新學行於熙寧懷猶預
之心者誤擬石之爲玉黨議起於元祐餘萋斐之言
者反詆正以爲邪任明道之責者目擊時弊心切隱
憂奚容泯默而無言也故明珠不陳無以辨魚目之
賤雅樂不奏無以別鄭聲之淫正論不明無以折衆
言之亂上蔡語錄之作愚誠有以窺其衛道之心矣
先生以英果明決之資爲切問近思之學與游揚登
頤頤程門師友之間討論義理剖析幾微其所著

將發斯道之關鍵爲後學之指南遠紹鄭書
近承伊洛之緒者也是編之錄乃所以闡明道蘊
翼聖經文雖乏錦綺之華義實滿菽粟之味其體之
也足以修身盡性而德妙於日新其擴之也足以參
贊彌綸而業臻於富有夫豈競小技於雕蟲侈芳詞
於月露者可同日語哉是以紫陽朱夫子彙爲成書
以淑來世尙也服習而誦讀之亦有年矣茲歲壬戌
承命來尹是邦恭謁祠下旣慰仰止之思而郡伯龍
灣徐公方以典起斯文爲已任謂是錄之刻歲久模

糊不便觀覽遂捐俸重梓以公天下既自為序以引
 其端乃復命河以序其後竊愧才非倚馬不足揚大
 賢之耿光學實面墻豈堪副上官之雅意敢云效顰
 以附鳳聊用塞白而續貂

重刻謝顯道語錄序

舒逢吉

余編經雅餘論採用謝上蔡語為獨多且最服其論
 仁指桃仁杏仁語為最切及讀遂初書目有上蔡語
 錄載儒術類是當有宋時其書已家喻戶說之已歟
 猶未得善本而讀之也戊午過上蔡得拜上蔡祠忽
 又不得訪其子孫覓其遺書為深憾步鴛鴦店語
 是元佩言此間有張仲誠衣服飲食俱慕古人思一
 見得覓上蔡書或未可知於斯者十年至戊辰流寓
 西平故入武進楊兢如為上蔡令特築上蔡書院延

余訓蔡之子弟遂與仲誠交累年居上蔡問所藏上
蔡錄曰此增與刪皆本朱元晦先生真善本也余原
而讀之更校一二字之誤者初欲託之梓人附上蔡
誌後已而思余既居其地交其士大夫又訓其子弟
自當尚交乎先賢則上蔡一錄更宜梓諸書院以益
上蔡之教之不自今日也或有謂余者曰上蔡之書
其從禪乎余曰非也程門四夫子惟上蔡所見最爲
越故當時遂有人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
中立不稍皆入禪學去語自今思之其心曰茲時

天下紛紛皆已入禪學矣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
身親入其中然後知佛之所以爲佛而儒之教始彰
及讀二程遺書見其所以論佛學者不過因果福田
而止是以自爲究竟有儒之仁佛之覺釋之所謂性
儒之所謂天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
之論意諸語然亦未見其往來佛氏者僞人而錄中
止有東林繼公然識一問端巖主人公一證假上蔡
承事二程徒循其師之說而不究其源辨其何者爲
佛何者爲儒何者爲儒之正何者爲佛之偏奚貴入

程氏之門而雷同勦說以云福田因果已哉今日者
 余居其地入其室環坐而論列者又其子弟使黨其
 論學而亦不實究其心上蔡有知當覆中掀髯據脣
 植袖蔡何須若人而為之訓也新安公亦必曰何須
 若人之服其生意論仁實意論誠常惺惺論教也其
 淺昧汝應城鄰父母於千古下又何煩余反覆校傳
 其錄耶茲言也豈獨謂今之論上蔡為禪者言清進
 而讀諸先儒之書康熙庚午四月初四書于善下

汝穎優劣論

漢孔

融

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之融答之曰
 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
 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汝南許子將與其
 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
 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
 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穎川韓元長雖好地
 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
 後見夢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

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雖多聰明未有
難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
自劾詣闕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
尚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義爲東郡
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
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卽上書欲治梁冀
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

論以丞相翟方進當天變

宋司馬光

晏嬰有言天命不僖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
藉其可移楚昭定景猶不肯爲况不可乎方進罪不
至死而誅之以當天變是誣天也隱其謀而厚其葬
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
矣

秦斯改封建論

宋蘇軾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
 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
 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
 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
 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
 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
 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
 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
 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郡
 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
 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

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

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郎生知謹

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吾故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

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
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
萬世法也

李斯事荀卿論

宋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
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
深也茫乎不知其畔疇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
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
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
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
矣子路之勇于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
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

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旣焚而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其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攻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

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
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
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
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刦荀卿明王道
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廣論有以激
之也孔孟之論未嘗與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
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論李斯扶蘇事

朱蘇 賦

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
儲特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豈
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
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芟夷爲
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李斯之
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
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
也豈料其僞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為心而
 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令行禁止蓋有
 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言
 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李斯傳

宋蘇軾

李斯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讎聞過失李斯燔詩
 書頌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者太子
 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
 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
 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
 諫晚矣至於族滅身死非不幸也

新之我身命合眾容對高獲已知天下乎爾以於此
 意欲皇之暴其謀善之不至出出久其事二世厥戲
 耳快其欲其言而莫能以一言合其父于之既言
 言其心欲以知其意至其與前不可言其言亦天下
 言其意以知其意至其與前不可言其言亦天下
 言其意以知其意至其與前不可言其言亦天下

折變當隨土地之宜論

宋劉 鈺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
 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
 以魚鼈為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
 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
 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
 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
 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為金或以芻
 為帛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

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
 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勅有司毋責魚
 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
 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種穡而有司乃使以
 糶與粳為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
 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
 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為職詔書問
 可以寬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

因矣

其所以無變其所可得也變其所不可得也

李斯諫逐客論

以葉維榮

李斯諫始皇逐客謂穆公四君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噫斯言過矣蓋君子之立國猶醫者之衛生衛生者論其元氣固其腠理時其興居飲食之節令人日就康強而不自覺有賤丈夫者不勝速效而洗腸胃漱滌五臟妄投劫劑於空虛之地故方其病之起也羸然疲而已及一起而偃然以仆則不如不起之爲愈也客之治秦何以異此耕作利矣不足以補破壞井田之非攻戰勇矣不足以償轉輸征伐之勞

誅賞信矣不足以蓋是今非古籍口結舌之毒督責
效矣不足以勝吹毛水疵使天下股慄潛伏之困所
謂妄投切劑一起而仆客之罪大矣而謂不負秦可
乎

李斯不善度事機論

明楊維禎

趙高謀矯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
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亡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
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
活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共事必敗
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
誅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几上肉爾
計不出此他日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言高罪吁嗟
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

上卷縣志 卷之十四
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族夷然後父子
對哭而思東門狡兔之樂斯真愚人也哉

漆雕開贊

李宗謬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一實觀其與學優當仕
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漆雕哆贊

戚綸

七十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昔爲達者
今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漆雕徒父贊

陳彭年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
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曹卹贊

楊紳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濟
輔翼儒雅爵為祭侯名器匪假

秦冉贊

錢惟寅

登聖享天陟于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
允兮清揚式賁先烈錫諸衰章

白兔贊

李本固

己酉仲秋適獲白兔於上蔡之野所司獻諸郡庭
亦為神十庶得以縱觀玉質金睛神采煥發斯亦
可羨哉之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精散而為兔抱
壽滿五百歲則色白端應圖曰王者恩

白兔見歷代雜錄屬嘉祇而是兔之
聖壽無疆地呈其兆太平有象物效其靈視周成
述裳之白雉鄭氏臨淮之白鹿異世而同符矣諸
士請勅之白用垂示
久而不佞因為之贊

贊曰金波涵影玉衡誕精應時而見實維休徵於鏤

耶代皇帝聖明綜核吏治康濟黎民界此良牧綏我

瓠城銀漢月朗玉壺冰瑩褰帷問俗下榻延英融融

春盎湛湛露零五百里內亡愁歎聲有兔爰爰素質

丹晴雪臺日麗霜蹄風輕來遊於野載獻於庭越雉

淮鹿異體同清士庶競觀動色交稱願勒堅珉垂之

無窮牧拜頓首天子萬歲

四書疑論大義跋語

明劉嘉績

粵今詮聖愈多去聖亦愈遠共標指頭之月成忘衣
裏之珠甚者株守師說不心仲尼悖者之言以不悖
者爲悖亦猶之字學習慣訛滅見一正韻字畫不駭
爲異則返誣爲誤下士輒改金根正韻尚如此矧說
文古字乎若然則聖人立言之旨與當年畫中之易
未有能明于世者也薄姑青霞宋先生夙有聖契束
髮讀坊間說書意輒不滿乃遍取疏義大全暨各名
儒諸錄參而證之以已意至有自尼父發言以來悠

一 卷之十四
五十六
謬已久而一語破的頓開萬古之生面先生且歔然
若無有帥蔡五載士領畧半語無不若飲沆瀣謾謾
欲僊久之諸生有長跽而請願以一在欬唾識之簡
冊以闡聖真且若爲帳中秘者先生輒然而笑曰是
足識乎籠中有敗帙在殆敝帚棄之耳果足識乎乃
取示諸生諸生更豁然若夜之忽旦躍然似夢之乍
覺而始知先生心靈之遠映學問之浩瀚也共謀而
梓之先生不許轉而問之今棘卿前邑侯華東張先
生張曰善吾願以言弁之首而梓已過半矣先生曰
之謂續曰此刻既不變已其以正韻字畫篆刻中儒
林或不迂此刻乎則並引之字學而不迂也又懼改
金根者以爲恃也仍命辨韻俗于末簡海內有不迂
字學者進攷九經正文而因以識其意義亦愈得先
生發明正學之旨矣

書謝上蔡語錄後

宋朱熹

右上海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板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它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

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曰程氏而以子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_之畢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_之畢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二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

謝顯道語錄跋

宋胡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生之學問以謂其言善發發人其後在州門學舍從朱二丈子發遺甚欵子發所得話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生監西竹水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由欵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見

衣裳者與簪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見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因之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竊承求志有味道腴是嗜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學少輩未知公既宅心道學之後處處當何如若見明道先生讀前漢書末嘗曉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此

以窺其意旨也憲因讀朱元晦所定著上蔡先生語錄三卷得以詳觀其是非精審去取不苟可傳信於久遠竊歎其志尚如此而自惟疇昔所聞將恐零落輒書以附於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籍溪胡憲跋

書謝顯道先生語錄後

楊宏

六經乎定於聖人聖人之道

原於天天者太虛而已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遊於虛

也故不知道者不可與

讀聖人之書聖至孔子而止

矣其言曰一以貫之舉

物理還於太虛故能無所不

具然則老釋之徒其教

亦主於虛而與儒氏異何也

一氏虛於無為儒氏虛

於有用故殊途而異軌士之

亦然不惑者莫不欲闢

老釋之徒闢之矣而其說愈

是果不可闢耶闢之

者未知道也自孔子生而經

明自孟子沒而經學

息自經學熄而語錄傳宋儒之一有語錄也將以明道也非期勝於人而取於人也沉潛者多切實之辭高明者多無礙之解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後之學者宜探其源流晰其同異講求而切究之使大道昭然於世不宜自安卑陋僅尋摘章句已也予年少纔知讀書得聞謝顯道先生名與楊龜山游定夫尹和靖頡頏於程氏夫子之門丙寅歲從家君宦遊上蔡得先生語錄一編讀未竟輒疑竟讀乃信再四讀之憮然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而知先生之言本羽

翼六也夫子之編輯先生語錄也亦將以明道也

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挾孔孟之奧續大道之傳遺書具在可求之高閣已哉以先生之道假令得志於時身秉國鈞必能有所建樹卓卓表見於世卽其歷仕州縣吏卒植立中庭狀如土木偶令人肅然起敬先生之所設施大概可知矣後卒以讒去歸意者德盛則招尤學成則生忌歟雖然禍患之作庸俗人處之則抑鬱不能自解至傑出之士則淡乎相遭漠乎相遇豈毫末

增損於其間哉先生之學與太虛渾合惟太虛則無
盡舉天地間榮悴忻戚不齊之境以及讒謗危疑忠
臣孝子所撫膺扼腕而長太息者俱不足以動吾心
而適以全吾道何也其中常以其外不能撓也先生
曰此心不用則合於太虛所謂道者如斯而已是故
博聞強記先生以虛受之耳曰玩好先生以虛付之
灑掃應對進退先生以虛體之虛其所虛無虛非實
無實無虛名爲太虛故能切近思如伊川之稱先
生也故能務實爲己如直鄉之稱先生也故能強力

不倦克已復禮如考亭之稱先生也先生之虛而有
用迥異於二氏之虛而無爲故知先生之道者始可
與讀聖人之書知先生之道者始可與闢二氏之教

卷之十四 終

...

...

...

...

...

...

...

...

...

...

...

